

#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英] 李嘉图 著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2 019 8321 0

# 政治经济学及賦稅原理

[英]李嘉图 著

郭大力 譯  
王亞南



商 务 印 书 馆

1962年·北京

*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Third Edition, 1821

**政治经济学及賦稅原理**

[英]李嘉图著

郭大力、王亚南譯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街口裝訂厂裝訂

統一书号: 4017·40

---

1962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8千字  
印张 13 1/16 插頁: 5 印数 1—3,500册  
定价(9)2.40元

## 出版說明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賦稅原理》一书在作者生前共出了三版，第一版出版于1817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第三版出版于1821年。第二版和第三版都有所改动，而以第三版改动較大。最后作为定本流行的就是第三版。

这一譯本原是郭大力同志和王亚南同志在解放前根据最后的版本合譯的，最初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其后移归中华书局发行。解放后郭大力同志曾核对原书把原譯文全面校訂了一过。我們从郭大力同志那里索得校訂稿，并征得他的同意，又請北京編譯社根据英国剑桥大学1951年出版的斯拉法（P. Sraffa）和多布（M. H. Dobb）所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第一卷，作了一番校訂工作，重版印行。剑桥这一版本中有原編者所做的一篇序言和不少注释。注释大多是說明第一、二版和第三版的不同之处的，从里面可以大致看出第一、二版的原来面貌。除去只涉及英文文法或拼法方面的改动、与中譯文无关者外，均为譯出。书中脚注标有星号者是李嘉图本人的脚注，标①、②、③等注碼者是原編者的脚注。原編者序言主要是介紹这一著作的写作、出版和改动情况的，也一并譯出（略有删节）作为附录列于卷末。

我們还請王学文同志撰写了一篇序言，刊于卷首。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2年7月

## 中譯本序言

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代表着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和伟大代表。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是由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的。

李嘉图生活在 1772 年至 1823 年的英国。他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的产业革命正在进行，产业资本正在为自己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并继续同旧的經濟残余与政治势力进行斗争，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經濟的内部矛盾与阶级斗争虽已发展但尚未十分尖锐的时代。

产业革命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以工作机为核心的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产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由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了机器工业的阶段，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经济学家李嘉图，由于他处在那样一个资本主义进步的、发展的时代，也由于他对科学的真诚，因此就能够对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无顾虑地作出了自己的总结，将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向了最高峰；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留下了不少的破绽，错误，甚至庸俗的因素。

李嘉图专门研究經濟問題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著作也不算多,但其学术水平却超过了以往任何资产阶级的經濟学者。《政治經濟学及賦稅原理》这本书,就是其經濟思想的集中表现。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对于我们了解李嘉图的,以至整个资产阶级的經濟学,都是必要的。帮助我们理解这本书的最好老师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說史》。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将李嘉图的經濟学說,当作研究重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了十分詳細、系統、全面的科学評論。从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寶貴的启示。

李嘉图这部划时代的科学名著,初版于1817年,最后修訂(第三版)于1821年。全书共分三十二章。但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他的全部理論已經包括在前六章中了,在前六章中,基本的原理部分又集中在头两章,無論獨創性,根本见解的統一性、集中性、深刻、新奇以及有含蓄的簡洁,这头两章都給了我們理論上的滿足,第七章以后的各章,就只是前六章的复述、說明、应用与补充,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李嘉图的經濟学說,由于它是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并力图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的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証明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比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更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更能使财富增加。这样的理論,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判断某种經濟学說的历史意义与科学价值,首先就要看这种学說,是否曾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揭示了經濟运动中的內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推动了科学的前进。其所起的作用愈大,其科

學的价值愈大。

讀過李嘉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作者是熱愛生產力發展的，通過擁護生產力的發展來維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是貫穿於李嘉圖著作中的一條中心思想。李嘉圖懂得，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前提。他認為應該不惜一切地為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財富的增加創造條件。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雖然是為了追求利潤的，但利潤又是為了積累，為了發展生產力的，而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加又是為了滿足人們需要的。因此，資本主義的利益同生產力發展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是最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絕對的、永恆不變的、自然的生產方式。

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李嘉圖的這種看法是有其一定的歷史理由的。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與貢獻，缺點與錯誤都是由此而生的。馬克思曾指出，“李嘉圖曾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當作生產一般的最有利的方法，當作財富生產的最有利的方法。這種看法，對於他的時代，是正確的。他冀求為生產的生產，這是正當的。……如果李嘉圖的見解大体上合於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那隻因為（並以此為限）他們的利益，和生產的或人類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的利益相一致。”<sup>①</sup>正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才使李嘉圖無顧慮地、誠懇地、坦率地將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在其它一切階級利益之上，堅決地為工業資本家獲得尽可能多的利潤與積累而申辯。他認為，只要能夠增加工業家的利潤，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是犧牲土

<sup>①</sup>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上冊，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296—297頁。

地占有者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也都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他陷入了资产阶级狭隘利益的偏见之中，不能更加深入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的本质，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过渡性，因而在理论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李嘉图在经济科学上的主要功绩，是他作为古典派经济学的完成者，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作了比较透彻的表述与发展，奠定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初步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之上着重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发现了工人、资本家、土地占有者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从而初步找到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

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所创立，接着由富兰克林对其作了最早的、有意识的详细说明。但在重农学派的眼中，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只限于农业劳动，到亚当·斯密手中，才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将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普遍化，认为工业劳动也一样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并且他还将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同整个的经济学说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但亚当·斯密在价值决定问题上还是摇摆不定的。他虽然在实际上是经常运用商品内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这一正确原理来展开其研究工作的，但同时又认为这一原理只适用于过去的时代，而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却是由这种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量或活劳动量所决定。由于劳动的价值等于工资的价值，因此，所谓由所购买的活劳动量决定，也就是由工资所决定。沿着这一错误的路线发展下去，又从生产的领域跳到了分配的领域，提出了由各种所得构



成价值的观点。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給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很大的影响。

与亚当·斯密相反，李嘉图肯定說，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基础，商品价值的大小由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并且，指明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也支配着表面上与它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在这种科学面前，高声喊了一声正：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即其内部有机联系和生理过程的理解之基础或出发点，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即由此出发，要使这种科学放弃它以前的老套，并要在这上面，清算一下别一些由它展开并且說明的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在什么程度以内，与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相照应或矛盾，……这是李嘉图对于这种科学的所有的伟大的历史意义，……”<sup>①</sup>

亚当·斯密，看到了在生产中，劳动者的工资同他的生产物价值不相等，看到了当作资本，一个商品的价值增殖，不是比例于它里面的劳动，而是比例于它支配的别人的劳动。因此，他就主张，在资本主义开始以后，商品的价值就不再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来决定，而是由它所能购得的或支配的活劳动来决定。

李嘉图正确地指責了亚当·斯密的这种混乱，說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和这一商品所能支配的活劳动量或劳动报酬是不相等的。商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和这种劳动有多少归劳动者自己是沒有关系的，后者的变动并不影响前者；并且，既然承认商品中所含的劳动，在工资成立以前，已經是价值的尺度，就沒有理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5-6頁。

由再說，在工資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價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圖是沒有真正認清亞當·斯密的錯誤所在的，因此，他的這種指責，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將問題予以解決。

亞當·斯密的錯誤，在於他混同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沒有能夠把勞動價值與勞動力的價值區別開來。他不了解勞動的價值僅僅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態。因此，他就提出了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與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值的雙重觀點。其實由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循環論證。

李嘉圖雖然企圖糾正亞當·斯密的缺陷，但由於他也不知道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他也認為工人的勞動是有價值的，勞動的價值是由勞動者在一定的社會內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來決定的。為什麼要由這樣的規律來決定呢？因為供求規律會使勞動的平均價格，還原為勞動者的必要生活資料。這樣他在價值決定論上就犯了雙重的錯誤。一方面是他沒有能夠了解斯密的錯誤所在，並且把勞動的價值依存於生產工資所必要的勞動量。這樣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環論證上去了。因為，既然勞動的價值可以由它所交換的生活資料中的勞動量來決定，那麼別的商品價值，同樣也可以由它所交換的其它商品中的勞動量所決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棄了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決定價值的觀點上去了，這就為以後的庸俗化開了方便之門。其實僱傭工人的勞動自身是沒有價值的，因為這種勞動行為是在出賣之後才發生的，同時，如果勞動有價值，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同資本家的生活資料進行交換，資本家就無利可圖，從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資本家能夠得到剩餘價值，那就是不等價交換，違反了等價交換的原則。所謂勞動的價值或

价格，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一种轉化形态或现象形态，而劳动力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它自身所必要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因此，在以剝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資本主义經濟中，商品內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仍然是适用的。

在价值的形成上，李嘉图还正确地指出了，“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內的劳动，投在工具、建筑物內的劳动，亦有此种作用。”按照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在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之中，不仅有創造新价值的活劳动，而且有包含于生产資料中的物化劳动。生产資料的价值是会轉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但在李嘉图的公式中，未曾包括原材料中的劳动却是一个缺陷。

在价值决定的問題上，李嘉图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价值量上去了，而沒有能够再深入一步，去研究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沒有能够了解与掌握劳动二重性这一个理解商品經濟，以至整个資本主义經濟的枢紐点。因此，也就不能够說明价值的实体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当然更不可能了解，在同一次的生产过程中，两种不同劳动在价值形成上的不同作用：具体劳动轉移着包含于生产資料中的旧价值，抽象劳动創造着新价值。

对于价值量的分析，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中，李嘉图算是最好的。但因他不了解劳动量的区别，是以质的同一性，即以抽象劳动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分析仍然是不充分的。他指出农业中的商品价值量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消耗量来决定是有道理的，但是认为包括工业品在內的一切商品价值量都由最不利的条件下的劳动消耗量所决定就不正确了。对价值量的科学而詳細的說明，仍然要归功于馬克思。馬克思告訴我們，商品价值量表现

一种必然的，内在于該商品形成过程中的，对于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該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量成正比例，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所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劳动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对于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完全未被李嘉图所注意。正如馬克思所說，“古典派經濟学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它不曾由商品的分析，尤其是商品价值的分析，发现那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态。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派經濟学的最好的代表，也把价值形态看做是毫无关系的事，或把它看得和商品性质没有关系。他們所以会如此，不仅因为他們的注意，完全被吸引到价值量的分析上去了。还有更深的理由。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形态，不仅是資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的并且是最一般的形态。資产阶级生产方式由此取得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的性质，从而取得历史特征。因此，如果人們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社会生产的永远的自然形态，人們就必致看掉价值形态，从而商品形态，进而货币形态等的特殊性。”<sup>①</sup>

由于他只注意到价值量的分析，而忽略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态的研究，也就自然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間的区别。在他的这本书中，一开始就把价值叫做交换价值。他所說的价值，有时是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章注32。

指由劳动時間所决定的价值，有时是指表现在別一个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前者他又叫绝对价值、眞实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又叫比較价值或相对价值。但他对二者的区别是不清楚，不一貫的。他没有說明决定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因素，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常常忘記了价值或绝对价值，而固执于相对价值或比較价值。在他看来，只有相对价值才是值得重視的。他既已忽略了价值形态的研究，就自然不可能認識到貨币的来源与本质，不可能了解貨币的各种主要职能，特别是不了解貨币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为他以后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对于資本的本质，李嘉图是全然不了解的。在他看来，資本只是积蓄的劳动，只是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物质要素。資本和生产資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也是資本。資本，在他的头脑中只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范畴，他不了解資本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資料只有在它被用来支配与剝削雇佣劳动者的时候才变成資本。这分明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非历史的观点。他以这种观点来看資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說明資本的社会本质及其作用，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說明工資与利潤之間、劳动与資本之間的关系的。

对于剩余价值，李嘉图从来没有离开其特殊形态进行研究。但他在研究工資与利潤的关系时，把資本全部当作了可变資本，因此，实际上他是在利潤的名义下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不过要注意，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剩余价值与利潤是混杂在一起的。有时他把剩余价值规律当作利潤规律来讲，有时又把利潤规律直接地无任何中項地当作剩余价值规律来叙述。

在他的研究中，能够把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區別，和資本流通時間的差別，以及一切由流通時間的不等，从而由資本流通時間和再生产時間引起的差別，总括起来进行考察，确是一种有益的嘗試。他考察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目的，是为了說明等量資本在不同部門中，以不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时，对价值規律有怎样的影响，工資的变动，又怎样影响于价格。他的方法是先为投資于不同部門的等量資本，假設了平均利潤，然后就來回答，在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以不同比例加入时，工資的漲落会怎样影响于相对价值。

其实，剩余价值問題，只能就它与可变資本的关系来考察。但在李嘉图的观点中，是不了解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这些范畴的。因此，他也就未能对以直接生产过程为基础的資本有机构成的區別进行考察，而只考察了比較次要的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區別，并且将这种區別同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的區別混淆起来。因而他也就混同了利潤与剩余价值的區別，进而混同了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區別，为利潤率的規律和地租的規律定下了錯誤的前提。

利潤与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只有在資本全部为可变資本的条件下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了进行生产，資本就必须分为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反映技术构成的資本价值构成（即不变資本价值与可变資本价值）就是資本的有机构成。只要資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利潤与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就不会一致。由价值到生产价格，是必須通过一系列的中間环节才能說明的。为此，必須了解在資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消耗表现为資本的消耗，資本又分为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生作用，

以及利潤率平均化等問題。但這些問題，正是李嘉圖所不了解的。

在剩餘價值的生產上，李嘉圖看到了生產物的價值大於工資的價值，看到了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大於他以工資形式所得到的價值。但由於他沒有將工資與剩餘價值歸結為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同時又將勞動日當作一個固定量來看待，因此，他就不可能弄清剩餘價值的來源與本質，也不可能看到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資本家通過延長勞動日對工人所進行的剝削，以及工人階級為標準勞動日而進行的鬥爭等問題也被忽略了。

在勞動日延長或勞動者人數增加時，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是可以同時增加的，一方面的增加，並不一定以別一方面的減少為條件。因此，李嘉圖所說的工資與利潤（剩餘價值）只能以反比例的方向發生變動的規律，其適用是有條件的。

李嘉圖在剩餘價值生產問題上的主要貢獻是他大體上說明了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問題。他指明，工資的漲落會在剩餘價值方面引起相反的變動。工資的相對高度是由工人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又由勞動生產力所決定。因此，一切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會壓低工資，提高剩餘價值。

由於李嘉圖學派不了解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並且混同了生產價格與價值，就使他們的勞動價值論陷入了絕境。

第一，他們沒有辦法解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同商品價值和勞動價值循環決定之間的矛盾。

第二，他們沒有辦法解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同有機體成不同的等量資本可以獲得相等利潤之間的矛盾。

只有馬克思，才以其偉大的天才，完全科學地回答了這些問

題，从而使劳动价值論建立在堅實的科学基础之上，为彻底解剖資本主义經濟，奠定了基础。

从作者为本书写的前言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資本主义的分配問題，当作經濟学上的主要問題来看待的。过分的強調分配問題，虽然不对，但其对分配問題的研究还是有显著成就的。

李嘉图在分配問題上的主要貢獻，首先表现在他的分配論是以其劳动价值論为基础的，同时又通过对分配，特别是地租問題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論。

在他的分配論中一貫地坚持了这样的思想：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創造的价值，是各种所得的唯一源泉。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工資、利潤、地租等所得的情况，并不能动摇生产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这一原理的正确性。

从劳动所創造的价值是各种所得的来源这一前提出发，他又进一步指明了，工資等于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資料的价值，利潤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工資的余額，地租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資和利潤的余額。这样的分析，就在实际上承认了，資本家和地主的所得，都是由工人制造的，資本家、地主和工人之間的关系就是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間的关系。当然，在李嘉图的心目中，是把这样的关系当作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关系来看待的。

在分配論上的另一个功績，是他从分配的角度，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中三大階級之間的矛盾，为維護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提供了理論根据。他认为在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各階級所得的比例关系。而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工資与利潤的变化是成反比例的，工資增加，利潤就会减少。地租同利



潤的变化也是反比例的。地租的提高，会影响到貨幣工資的提高，进而使利潤下降。对分配关系的这种分析，就把工人、資本家与土地占有者这三大階級摆在了对立的地位，指出了他們在經濟利害上的矛盾。不用說，在这些矛盾的对立之中，李嘉图是公开站在資本家方面的，其斗争的鋒芒首先是針對着地主階級的。他力图証明，地主的存在，地租的增加，不仅会使利潤减少，而且会影响資本家的积累兴趣，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地主的利益不仅同資本家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在这里，为了坚持劳动价值論，他不得不說明利潤与工資，資本家与工人之間的对立，但这样說明的主要目的之一，又是为了通过工資这个中間环节來說明地主与資本家的对立的。因为在他看来，地租的提高是通过貨幣工資的增加来使利潤降低，而妨碍到資本家的利益的。

在工資方面的一个最大貢獻，是他考察了資本主义的相对工資，創造性地从社会关系的观点，說明了工人階級的社会地位，不是由工資的絕對数量决定，而是由相对数量来决定。

在工資与价值的关系上，他的說明，也是比較好的。他认为，如果商品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未变时，工資的提高，只能影响到利潤的下降，但不会影响到商品价值的变动。这样的說明，就打破了流行已久的，工資提高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提高的錯誤論調。

李嘉图的分配論，虽然有不少科学的成分，但由于他沒有将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沒有全面掌握生产决定分配这一原理，由于他把資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当作了自然的、永恒的范畴，只注意到了分配的数量与分配的关系，因此，他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地說明分配問題的本质及其規律。即使在他所研究过的問題中，也有着不少的錯